



谎言游戏

THE LYING GAME

[美] 萨拉·谢泼德(Sara Shepard) / 著
吾荐 / 译



做个好梦，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，明天早上再见……

虽然你看不见我。



| 湖南文 艺 出 版 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013029992

1712.45
1702



谎言游戏

THE LYING GAME

[美] 萨拉·谢泼德(Sara Shepard) / 著

吾荐 / 译



1712.45

1702



北航

C1635686



湖南文藝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 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谎言游戏 / (美) 谢泼德 (Shepard, S.) 著 ; 吾荐译 .

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3.5

书名原文：The lying game

ISBN 978-7-5404-6078-5

I. ①谎… II. ①谢… ②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52536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的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18-2013-45

Copyright © 2010 by Alloy Entertainment and Sara Shepar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ghts People, London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谎言游戏

作 者：〔美〕萨拉·谢泼德

译 者：吾 荐

出 版 人：刘清华
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张应娜

策划编辑：马冬冬

版权支持：王雅兰 文赛峰

封面设计：主语设计

版式设计：张丽娜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：210千字

印 张：9.5

版 次：2013年5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404-6078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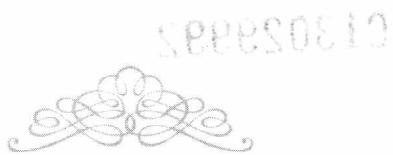
定 价：29.80元



北航

C1635686

(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84409925)



我们假装成什么，就是什么，因此，当我们要假装时，务必
谨慎。

——库尔特·冯内古特



楔子_001

Chapter 1_惊人相似_005

Chapter 2_都是养女惹的祸_017

Chapter 3_Facebook上的真相_025

Chapter 4_会面受阻_037

Chapter 5_她就是我_045

Chapter 6_偶遇冷酷男_055

Chapter 7_艾玛可没住过这么好的卧室_063

Chapter 8_错位的身份_071

Chapter 9_模仿是最高形式的吹捧_081

Chapter 10_人人都爱恶作剧_089

Chapter 11_当心那个小魔头! _099

Chapter 12_家庭晚餐初体验_111

Chapter 13_地上的尸体_119

Chapter 14_艾玛的复古品位_129

- Chapter 15** 犯罪现场_141
Chapter 16 到拉斯维加斯的最后一班巴士_151
 Chapter 17 真心话大冒险_161
 Chapter 18 现在该谁笑了？_173
 Chapter 19 难以脱身_179
Chapter 20 亲爱的日记，今天我死了_187
 Chapter 21 监视无果_197
 Chapter 22 肮脏的秘密_205
Chapter 23 这个女孩坏透了……_217
 Chapter 24 我妹妹想杀我_225
 Chapter 25 迟来的客人_235
 Chapter 26 来自过去的面孔_243
Chapter 27 生日快乐，赶快去死吧！_249
 Chapter 28 诱惑与谋杀_255
 Chapter 29 大逃亡_265
 Chapter 30 原来不是秘密_271
Chapter 31 贱人们，这不好玩儿_277
 Chapter 32 苦涩的真相_283
Chapter 33 当心，萨顿回来了_291
 尾声_296
 致谢_298

楔 子

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脏兮兮的猫脚浴缸里，这是一间陌生的浴室，房间里铺满了粉色的瓷砖，靠马桶的地方放着一摞*Maxim*杂志，水槽里粘着一团绿色的牙膏，镜子上则沾着水渍。窗外，夜色漆黑，满月高悬。今天星期几？我在哪里？亚利桑那大学的联谊会会堂里还是谁的家里？我只依稀记得我叫萨顿·梅塞，住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山脚下。我不知道我的钱包哪儿去了，至于我的车停在哪儿，我更是一无所知。对了，我开的是什么车？是不是有人给我灌了药啊？

“艾玛？”从另一个房间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，“你在家吗？”

“我忙着呢！”一个声音近在咫尺，大声回应道。

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打开了浴室的门，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垂落在脸上。“喂！”我跳了起来，“这里有人！”

我浑身隐隐作痛，就像昏睡过去了一样。我低头一看，自己忽闪忽闪的，仿佛站在闪光灯下。奇了怪了。一定是有人给我灌药了。

女孩似乎没听到我说话，跌跌撞撞地朝前走，一张脸被阴影笼罩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大声叫着，从浴缸里爬了出来。她看都不看我一眼。“你聋了吗？”没有反应。她只顾挤着薰衣草香的润肤乳，在手臂上涂抹。

门又一次被推开，一个塌鼻子、没刮胡子的小男生闯了进来。“噢。”他的目光落在了女孩的紧身T恤上，正面印着“纽约纽约过山车”的字样。“艾玛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。”

“你没看见门是关着的吗？”艾玛一把把他推了出去，把门关死，转身面对镜子。我就站在她身后，又叫了一声：“喂！”

她终于抬头看了一下。我把目光猛地投向镜子，和她对视了一眼。但是，当我看到镜子的时候，我不禁尖叫起来。

艾玛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

而且，镜子里根本看不到我。

艾玛转过身走出浴室，我跟了上去，好像她背后有什么东西把我紧紧拽着一样。这个女孩是谁？为什么她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为什么她看不见我？还有，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散乱的记忆倏地清晰起来，充满痛感和怀旧的情绪——卡塔里纳山脉炫目的余晖；我家后院的柠檬树早间的香气；羊绒拖鞋包裹我脚尖的感觉。但是，其他的事，那些最重要的事，却依旧混沌不清，仿佛我的整个生命都是在水下度过的。我看得到模糊的形状，但我猜不透它们都是些什么。我不记得在那些暑假里我都做了些什么，也不记得我的初吻献给了谁，更

不记得阳光照在脸上是什么感觉，随着我最爱的歌翩然起舞是什么感觉。我最爱哪一首歌？更糟糕的是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仿佛它们在一点点地消失。

仿佛我也在一点点地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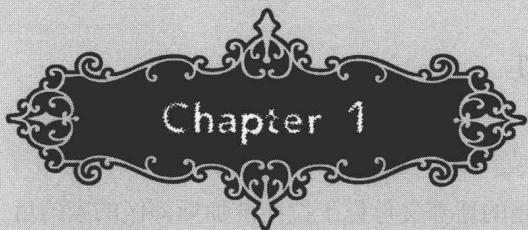
我尽量集中精神，然后就听到了一声闷叫。突然间，我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疼痛刺穿了我的身体，接下来则是一阵临终的睡意，我的肌肉放弃了抵抗。正当我慢慢合上眼睛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
“天哪。”我轻声说道。

怪不得艾玛没看到我。怪不得镜子里也看不到我。我根本就不存在。

我死了。

The Lying Game 谎言游戏



Chapter 1

The Lying Game 谎言游戏

惊人相似

艾玛·帕克斯顿一手拎着帆布手提袋，一手端着一杯冰茶，出了她的新养父母位于拉斯维加斯郊区的家的后门。汽车在附近的高速路上呼啸而过，空气中弥漫着厚重的汽车尾气和本地污水处理厂的气味。布满灰尘的哑铃、锈迹斑斑的灭蚊器，以及俗里俗气的土陶雕像，成了后院仅有的装饰。

这跟位于图森的我家后院有着天壤之别，那里被打造成一派完美的沙漠风貌，还有一个曾被我视为城堡的木秋千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奇怪的是，有些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有些却毫无印象，而这些细节也是随机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的。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，我一直都跟着艾玛，试图了解她的生活，也努力回忆自己的生活。我别无选择，她去哪儿，我就跟去哪儿。我是怎么知道艾玛的这些事的，我不太清楚——我只要盯着她看，关于她的一切就会在我

脑海里浮现出来，就像手机收件箱里突然跳出一条短信一样。比起我自己，我对她的生活细节反倒了解得更多。

艾玛把手提袋放在人造熟铁做成的露台桌上，一屁股坐到塑料草地椅里，仰着头。这露台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远离赌场，看得到一大片明净而不受干扰的天空。月亮悬在半空中，像膨胀的雪白威化饼。艾玛的目光转移到东边两颗明亮而似曾相识的星星上面。九岁的时候，艾玛怀着忧愁，将右边的那颗星星命名为“妈妈星”，左边的那颗命名为“爸爸星”，它们下边那个一闪一闪的小光点则命名为“艾玛星”。她为这些星星编造了各种各样的童话，把它们当作她真正的家庭，总有一天，就像它们在天上那样，他们也将在地上重聚。

艾玛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寄养家庭度过的。她从没见过她的爸爸，但还记得她妈妈，五岁以前她和妈妈生活在一起。她妈妈名叫贝基，身材苗条，喜欢在看《命运之轮》电视节目的时候吼出答案，喜欢伴着迈克尔·杰克逊的歌曲在客厅起舞，也喜欢看些登载着诸如“南瓜里生出小孩来”和“蝙蝠娃存在”等逸闻的小报。贝基常常打发艾玛在她们公寓附近清扫垃圾，奖品总是用过的口红或者一小块士力架。她从慈善商店为艾玛买来褶边短裙和蕾丝长裙。睡前她会为艾玛读《哈利·波特》，并为每一个角色配上不同的声音。

但是贝基就像是一张即开型彩票，跟她在一起，艾玛永远不知道将会得到些什么。有时贝基会成天地倚在沙发上哭哭啼啼，脸都哭得变形了，脸颊上布满了泪痕。有时她又会拽着艾玛来到最近的商场，给她买东西，无论什么东西，一买就是两件。“为什么要给我买两双一样的鞋子呢？”艾玛会问。贝基的脸上会闪过一种恍惚的神情：

“万一第一双穿脏了呢，艾米^①。”

贝基也非常健忘，比如有一次她把艾玛忘在K圈便利店。艾玛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车驶上高速公路，在昏暗的光线中慢慢消失，那一刻她都无法呼吸了。值班店员给了她一根橙味冰棒，让她坐在店门口的冰柜上，自己则拨了几通电话。当贝基终于现身的时候，她一下子抱起艾玛，给了她一个紧紧的拥抱。艾玛的橙味冰棒滴到贝基的裙子上，黏糊糊的，这一次贝基吭都没吭一声。

那件事之后不久，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艾玛和幼儿园同学萨沙·摩根睡了一晚。她一早醒来，只见摩根太太站在门口，一脸愠色。贝基在摩根家门口留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她“短途旅行去了”。那旅行真够“短”的——十三年已经过去了，而且还将继续下去。

没人能够找到贝基，萨沙的父母就把艾玛送到了里诺的一家孤儿院。有收养意愿的人都不会对五岁大的孩子感兴趣，他们要的是可以打造成小一号的他们的婴儿，所以艾玛先是住在寄养院，再后来才是寄养家庭。虽然艾玛终归是爱她妈妈的，却说不上有多想她——至少她不想那个悲惨兮兮的贝基，那个狂躁不安的贝基，或者那个把她忘在K圈便利店的疯疯癫癫的贝基。当然，她是想要一个妈妈的，不会换来换去，能够常伴左右，了解她的过去，关心她的未来，毫无条件地爱着她。艾玛发发明空中的妈妈星、爸爸星和艾玛星，并不是基于她的过往，而是出自她的想象。

玻璃门推开了，艾玛猛地转过身来。特拉维斯，她的新养母十八

① 艾玛的昵称。

岁大的儿子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坐到露台桌上。“在浴室里那样撞见你，真不好意思。”他说。

“没事。”艾玛愤愤地咕哝着，小心翼翼地避开特拉维斯伸过来的大腿。她敢打包票，特拉维斯并没有不好意思。他不过是找乐子，想要看看她的裸体罢了。他今天戴着一顶蓝色的球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都挨着眼睛了，穿着一件破破烂烂、大得离谱的格子衬衣，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短裤，裤裆都快掉到膝盖了。在他尖鼻子、薄嘴唇、小眼睛的一张脸上，显出东一块西一块的胡楂儿；他还没长成男人，见不到真正的脸毛。他眯缝着充血的褐色眼睛，一副色眯眯的模样。艾玛感觉到他正盯着自己，打量着她印着“纽约纽约过山车”的紧身背心，晒成深色的赤裸的胳膊，以及修长的大腿。

特拉维斯嘟囔了一下，伸手从衬衣口袋里摸出一根大麻烟卷，点上火。他朝艾玛吐了一口烟圈，这时灭蚊器突然亮了。随着一声脆响和咝咝作响的蓝光，又一只蚊子被消灭了。如果特拉维斯也能被这样干掉，那该多好。

滚远点儿，满嘴臭烟味儿，艾玛真想说，怪不得没有女孩子愿意靠近你。她忍住没说，不过这段评论将会进入她名为“我本该做出的回应”的文件中，那是一个她用黑色布面笔记本记录的清单，藏在她最高的那个抽屉里。“回应清单”，缩写为CISS^①，用精简而刻薄的语言写满了艾玛想说的话，对她的养母们，对神经兮兮的邻居们，对学校里那些死不要脸的女生，还有其他一大群人。大多数时候，艾玛都忍住没说，毕竟保持沉默比没事找事要容易得多，实际情况需要她

① 原文为Comebacks I Should've Said。

怎样应对，她总能随机应变。一路走来，艾玛竟也学会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伎俩：十岁的时候，她脾气暴躁的养父斯迈思先生乱扔东西的毛病时不时地发作一下，她因此练就了一身快速反应的本领。当艾玛与厄苏拉和史蒂夫住在亨德森的时候，两个嬉皮士自己种菜却完全不会做菜，艾玛只能极不情愿地当起了厨娘，快速烹制出西葫芦面包、供素食者享用的烤菜，以及美味的旺火小炒。

艾玛搬来和克拉丽丝一起生活不过两个月。克拉丽丝是一位单身妈妈，在M度假村负责接待金牌赌客。从那时开始，艾玛整个夏天都花在了用摔坏的黑莓手机拍照和玩扫雷游戏上面——手机是她朋友亚历克斯送她的，那还是她离开在亨德森的最后一个寄养家庭之前的事——同时她也在“纽约纽约”赌场做兼职，负责操控过山车。当然了，还要躲开特拉维斯，躲得越远越好。

然而，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。最初，艾玛试图同她的新哥哥搞好关系，希望能跟他交上朋友。并不是说每一个寄养家庭都很糟，她和其他的孩子都没办法交朋友，只不过有时候她得花上不少工夫罢了。特拉维斯在YouTube^①上看过教人如何使坏的视频，比如怎样用手机开汽车锁啦，怎样将自动售货机解锁啦，怎样用啤酒罐打开挂锁啦，她都假装表示出兴趣。好几场终极搏击锦标赛的比赛，她都强忍着在电视上看了，甚至还尝试着学习拳击术语。好景不长，一周以后，当艾玛站在打开的冰箱门前，特拉维斯试图抚摸她的时候，美好时光就此结束。“你真是太友好了。”他在她耳边轻声说道。紧接着就是艾玛一个“不小心”，朝他胯下一脚踢去。

① 视频共享网站。

艾玛想做的，不过是在这儿把高四给熬过去。已经八月底了，星期三就要开学了。两周之后，她将年满十八岁，她可以选择在那时离开克拉丽丝，但那也意味着退学，找间公寓，用全职工作挣来的钱付房租。克拉丽丝告诉负责艾玛的社工，艾玛尽可以待在这儿，直到毕业证到手。“又得九个月。”艾玛像念诵符咒一样对自己念道。她可以坚持到那时候，不是吗？

特拉维斯又猛吸了一口烟卷。“来一口？”他哽噎着问道，把烟气都憋在肺里。

“不要，谢谢。”艾玛坚决地说道。

特拉维斯终于呼出一口气。“亲爱的小艾玛，”他甜腻腻地说着，“你不会一直都这么好的，对不对？”

艾玛仰起脖子，看着天空，又一次停留在妈妈星、爸爸星和艾玛星上面。天边更远的地方有一颗星，她最近才把它命名为“男友星”。今天夜里，它显得比平常更靠近艾玛星——或许这是个信号吧。或许今年她会遇到她的白马王子，她命中注定要相伴终身的那一位。

“靠。”特拉维斯突然轻轻叫了一声，注意到屋里有动静。他很快捻灭了烟卷，扔到艾玛的椅子下面，就在这时，克拉丽丝出现在后门口。烟头尚未灭尽，艾玛非常不爽——特拉维斯还想扔到她身上，可真有他的，但她还是用鞋把它盖住。

克拉丽丝还穿着工作服：晚礼服，白色丝绸衬衣，黑色领结。她染成金黄色的头发编成了完美无瑕的法式髻，嘴巴上胡乱涂抹着鲜亮的桃红色口红，并没有为肤色增色多少。她手里拿着一个白色信封。

“我的两百五十块钱不见了。”克拉丽丝平淡地宣布道。空空如也的信封显得皱巴巴的。“是布鲁斯·威利斯给我的小费。有个账单